史記三家註/卷1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一百零七

史記卷一百零八
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
作者：司馬遷

卷一百零九

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

御史大夫韓安國者，梁成安人也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汝潁之閒也。」　索隱按：徐廣云「在汝潁之閒」。《漢書地理志》縣名，屬陳留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。」《地理志》云成安屬潁川郡。陳留郡又有成安縣，亦屬梁，未知孰是也。〉後徙睢陽。〈正義今宋州宋城。〉嘗受韓子、雜家說於騶田生所。〈索隱案：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。〉事梁孝王爲中大夫。吳楚反時，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，扞〈索隱上音醬，下音汗。〉吳兵於東界。張羽力戰，安國持重，以故吳不能過梁。吳楚已破，安國、張羽名由此顯。

梁孝王，景帝母弟，竇太后愛之，令得自請置相、二千石，出入游戲，僭於天子。天子聞之，心弗善也。太后知帝不善，乃怒梁使者，弗見，案責王所爲。韓安國爲梁使，見大長公主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景帝姊。」　索隱案：即館陶公主。　正義如淳云：「景帝妹也。」〉而泣曰：「何梁王爲人子之孝，爲人臣之忠，太后曾弗省也？〈索隱省音仙井反。省者，察也。〉夫前日吳、楚、齊、趙七國反時，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，惟梁最親爲艱難。梁王念太后、帝在中，〈正義謂關中也。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。〉而諸侯擾亂，一言泣數行下，跪送臣等六人，將兵擊卻吳楚，吳楚以故兵不敢西，而卒破亡，梁

王之力也。今太后以小節苛禮〈索隱案：謂苛細小禮以責之。〉責望梁王。梁王父兄皆帝王，所見者大，故出稱蹕，入言警，車旗皆帝所賜也，即欲以侘鄙縣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侘，一作『絉』也。」駰案：侘音丑亞反，誇也。索隱托音丑亞反，字如「姹」。托者，誇也。《漢書》作「嫭」，音火亞反。絉音寒孟反。〉驅馳國中，以夸諸侯，令天下盡知太后、帝愛之也。今梁使來，輒案責之。梁王恐，日夜涕泣思慕，不知所爲。何梁王之爲子孝，爲臣忠，而太后弗恤也？」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，太后喜曰：「爲言之帝。」言之，帝心乃解，而免冠謝太后曰：「兄弟不能相教，乃爲太后遺憂。」悉見梁使，厚賜之。其後梁王益親驩。太后、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。名由此顯，結於漢。

其後安國坐法抵罪，蒙〈集解蒙，縣名。　索隱抵音丁禮反。蒙，縣名，屬梁國也。〉獄吏田甲辱安國。安國曰：「死灰獨不復然乎？」田甲曰：「然即溺之。」居無何，梁內史缺，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，起徒中爲二千石。田甲亡走。安國曰：「甲不就官，我滅而宗。」甲因肉袒謝。安國笑曰：「可溺矣！公等足與治乎？」〈索隱案：謂不足與繩（持）〔治〕之。治音持也。〉卒善遇之。

梁內史之缺也，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，說之，欲請以爲內史。竇太后聞，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。

公孫詭、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，恐漢大臣不聽，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。及殺故吳相袁盎，景帝遂聞詭、勝等計畫，乃遣使捕詭、勝，必得。漢使十輩至梁，相以下舉國大索，月餘不得。內史安國聞詭、勝匿孝王所，安國入見王而泣曰：「主辱臣死。〈索隱此語見《國語》。〉大王無良臣，故事紛紛至此。今詭、勝不得，請辭賜死。」王曰：「何至此？」安國泣數行下，曰：「大王自度於皇帝，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？」孝王曰：「弗如也。」安國曰：「夫太上、臨江親父子之閒，然而高帝曰『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』，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，居于櫟陽。臨江王，適長太子也，以一言過，廢王臨江；〈集解如淳曰：「景帝嘗屬諸姬，太子母栗姬言不遜，由是廢太子，栗姬憂死。」〉用宮垣事，卒自殺中尉府。何者？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。語曰：『雖有親父，安知其不爲虎？雖有親兄，安知其不爲狼？』今大王列在諸侯，悅一邪臣〈索隱悅，《漢書》作「詙」。說文云「詙，誘也」。〉浮說，犯上禁，橈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致法於王。太后日夜涕泣，幸大王自改，而大王終不覺寤。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，大王尚誰攀乎？」語未卒，孝王泣數行下，謝安國曰：「吾今出詭、勝。」詭、勝自殺。漢使還報，梁事皆得釋，安國之力也。於是景帝、太后益重安國。孝王卒，共王即位，安國坐法失官，居家。

建元中，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，親貴用事，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。蚡言安國太后，天子亦素聞其賢，即召以爲北地都尉，遷爲大司農。閩越、東越相攻，安國及大行王恢將。未至越，越殺其王降，漢兵亦罷。建元六年，武安侯爲丞相，安國爲御史大夫。

匈奴來請和親，天子下議。大行王恢，燕人也，數爲邊吏，習知胡事。議曰：「漢與匈奴和親，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。不如勿許，興兵擊之。」安國曰：「千里而戰，兵不獲利。今匈奴負戎馬之足，懷禽獸之心，遷徙鳥舉，難得而制也。得其地不足以爲廣，有其眾不足以爲彊，自上古不屬爲人。〈索隱案：晉灼云「不內屬於漢爲人」。〉漢數千里爭利，則人馬罷，虜以全制其敝。且彊弩之極，矢不能穿魯縞；〈集解許慎曰：「魯之縞尤薄。」〉衝風之末，力不能漂鴻毛。非初不勁，末力衰也。擊之不便，不如和親。」羣臣議者多附安國，於是上許和親。

其明年，則元光元年，雁門馬邑豪聶翁壹〈集解張晏曰：「豪猶帥也。」　索隱聶，姓也；翁壹，名也。《漢書》云「聶壹」。〉因大行王恢言上曰：「匈奴初和親，親信邊，可誘以利。」陰使聶翁壹爲閒，亡入匈奴，謂單于曰：「吾能斬馬邑令丞吏，以城降，財物可盡得。」單于愛信之，以爲然，許聶翁壹。聶翁壹乃還，詐斬死罪囚，縣其頭馬邑城，示單于使者爲信。曰：「馬邑長吏已死，可急來。」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，入武州塞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雁門。」　索隱《地理志》縣名，屬鴈門。又崔浩云「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」是也。〉

當是時，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，匿馬邑旁谷中。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，〈集解《漢書》曰：「北貉燕人來致驍騎。」應劭曰：「驍，健也。」張晏曰：「驍，勇也，若六博之梟矣。」〉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，〈正義司馬《續漢書》云：「輕車，古之戰車。」〉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，〈正義李奇云：「監主諸屯。」〉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。〈正義臣瓚云：「材官，騎射之官。」〉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，諸將皆屬護軍。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。王恢、李息、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。〈正義釋名云：「輜，廁也。所載衣服雜廁其中。」〉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。未至馬邑百餘里，行掠鹵，徒見畜牧於野，不見一人。單于怪之，攻烽燧，得武州尉史。欲刺問尉史。尉史曰：「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。」單于顧謂左右曰：「幾爲漢所賣！」〈正義幾音祈。〉乃引兵還。出塞，曰：「吾得尉史，乃天也。」命尉史爲「天王」。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。漢兵追至塞，度弗及，即罷。王恢等兵三萬，聞單于不與漢合，度往擊輜重，必與單于精兵戰，漢兵勢必敗，則以便宜罷兵，皆無功。

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，擅引兵罷也。恢曰：「始約虜入馬邑城，兵與單于接，而臣擊其輜重，可得利。今單于聞，不至而還，臣以三萬人眾不敵，禔取辱耳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禔，一作『祇』也。」〉臣固知還而斬，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。」於是下恢廷尉。廷尉當恢逗橈，當斬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逗，曲行避敵也；橈，顧望。軍法語也。」　索隱案：劭云「逗，曲行而避敵，音豆」。又音住，住謂留止也。橈，屈弱也，女孝反。一云橈，顧望也。〉恢私行千金丞相蚡。蚡不敢言上，而言於太后曰：「王恢首造馬邑事，今不成而誅恢，是爲匈奴報仇也。」上朝太后，太后以丞相言告上。上曰：「首爲馬邑事者，恢也，故發天下兵數十萬，從其言，爲此。且縱單于不可得，恢所部擊其輜重，猶頗可得，以慰士大夫心。今不誅恢，無以謝天下。」於是恢聞之，乃自殺。

安國爲人多大略，智足以當世取合，而出於忠厚焉。〈索隱案：出者，去也。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。〉貪嗜於財。所推舉皆廉士，賢於己者也。於梁舉壺遂、臧固、郅他，〈索隱上音質，下徒河反。謂三人姓名也，壺遂也，臧固也，郅他也。若《漢書》則云「至他」，言至於他處，亦舉名士也。〉皆天下名士，士亦以此稱慕之，唯天子以爲國器。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，丞相田蚡死，安國行丞相事，奉引墮車蹇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爲天子導引而墮車，跛足。」〉天子議置相，欲用安國，使使視之，蹇甚，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。安國病免數月，蹇愈，上復以安國爲中尉。歲餘，徙爲衛尉。

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光六年也。」〉出上谷，破胡龍城。〈集解龍音龍。　索隱音龍。〉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，復失之；公孫敖大亡卒：皆當斬，贖爲庶人。明年，匈奴大入邊，殺遼西太守，及入鴈門，所殺略數千人。車騎將軍衛青擊之，出鴈門。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，屯於漁陽。〈正義幽州縣。〉安國捕生虜，言匈奴遠去。即上書言方田作時，請且罷軍屯。罷軍屯月餘，匈奴大入上谷、漁陽。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，出與戰，不勝，復入壁。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。天子聞之，怒，使使責讓安國。徙安國益東，屯右北平。〈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，即漢右北平也。〉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。

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，後稍斥疏，下遷；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，益貴。安國既疏遠，默默也；將屯又爲匈奴所欺，失亡多，甚自愧。幸得罷歸，乃益東徙屯，意忽忽不樂。數月，病歐血死。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。

太史公曰：余與壺遂定律曆，觀韓長孺之義，壺遂之深中隱厚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廉正忠厚』。」〉世之言梁多長者，不虛哉！壺遂官至詹事，天子方倚以爲漢相，會遂卒。不然，壺遂之內廉行脩，斯鞠躬君子也。

索隱述贊安國忠厚，初爲梁將。因事坐法，免徒起相。死灰更然，生虜失防。推賢見重，賄金貽謗。雪泣悟主，臣節可亮。